

# “诺曼底模式”：“法德轴心”的作用及其条件性\*

赵晨 黄颖 刘念

**【内容提要】** “诺曼底模式”是欧洲核心国家法国、德国就和平解决顿巴斯问题而提出的政治方案，也是它们对俄采取谨慎接触外交的具体体现。维持高层对话、由欧安组织进行第三方监督，以及法德居中调解均是具有鲜明欧洲特色的危机管理方式。这一模式一度将2014年的俄乌对抗冻结在顿巴斯地区，主张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和对话，它是基于现实主义均衡理论的“法国模式”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的“德国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全面剖析“诺曼底模式”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原因，认为除法国、德国的协调作用外，历史造就的四个外部条件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美国的委托授权和英国的袖手旁观、俄罗斯的认可和忍耐、乌克兰的无奈顺从，以及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私下不满。鉴于乌克兰后来无意履行协议且对“诺曼底模式”失去兴趣，俄罗斯对法、德协调失去战略耐心，美国接管并主导西方的对俄政策，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倾向依赖美国和北约采取对俄强硬的态度，“诺曼底模式”随着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无力延续。在地缘政治的冲击下，法、德主导的制度性安排无法继续生效，但未来俄乌冲突发展到和平谈判和战后维和、重建阶段，改良升级后的“诺曼底模式”依然可以作为终结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选项。

**【关键词】** “诺曼底模式” “法德轴心” 冲突管理 调停 俄乌冲突 欧俄关系

**【作者简介】** 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刘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对外战略调整与中欧关系研究”（21&ZD17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5批特别资助项目（2022T1507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2批面上资助项目（2022M723486）的阶段性成果。

## 引言

对比 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与 2022 年的俄乌冲突可以发现，引发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的诸多外部因素中，欧洲对俄罗斯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是关键所在。2014 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时，虽然顿巴斯地区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混合战”，但俄罗斯并未遭到欧洲的全面制裁。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的两个核心国家，则开启了“诺曼底模式”（Normandy Format），以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方会谈的政治形式，就缓和乌克兰局势进行磋商。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使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决策层普遍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打破了 1975 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sup>①</sup> 签订以来“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欧洲安全秩序”<sup>②</sup>，导致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

尽管“诺曼底模式”未能成功化解俄乌之间的矛盾，但从 2014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在法、德两国的调停之下，战事一直被控制在顿巴斯地区范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地区军事冲突的强度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抑制，在某些时段甚至被暂时冻结。在国际层面上，“诺曼底模式”也一直是西方和俄乌双方之间最重要的外交调停平台和软工具箱。为什么该模式能在近八年时间里充当俄乌对话、缓和冲突双方紧张局势的平台，却未能阻止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本文尝试从外部条件的视角对此进行深入且全面的评估与分析。

### 一 “诺曼底模式”的进程及主要特征

2014 年 6 月开启的“诺曼底模式”致力于缓和克里米亚危机。2013 年 11 月

---

① 这些协议确立了保障欧洲安全的十项准则，内容涉及：主权平等，尊重主权所有国的权利；抑制威胁或使用武力；确认边境的不可侵犯性；确认国家领土的完整性；确认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2 页。

② Olaf Scholz, “Policy Statement by Olaf Scholz, Chancell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Member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policy-statement-by-olaf-scholz-chancellor-of-the-federal-republic-of-germany-and-member-of-the-german-bundestag-27-february-2022-in-berlin-2008378>, 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1 日。

下旬，时任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sup>①</sup>，这一亲俄远欧的决定引发乌克兰亲欧派民众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2月的“广场革命”，最终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俄罗斯。2014年3月，普京宣布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并支持乌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骤然紧张。为孤立俄罗斯，西方大国决定不参加原定于2014年6月在俄罗斯索契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不过，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则邀请美国、俄罗斯、德国、乌克兰四国首脑参加当月6日举行的庆祝“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日活动<sup>②</sup>，并先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进晚餐，讨论乌克兰问题。与美国对俄采取孤立政策不同，法国尝试与俄罗斯保持接触，首次为顿巴斯地区武装冲突开通了一条外交解决途径。这一吸引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方参加、由法国和德国两个欧洲大国进行协调、促进顿巴斯地区冲突降级、努力实现和平的高级别四方政治会谈被称为“诺曼底模式”<sup>③</sup>。奥朗德在自传《权力的教训》中回忆，“这是一个让普京坐下来与新任乌克兰总统会面的契机，诺曼底在70年后有可能再次为和平事业服务”<sup>④</sup>。

### （一）“诺曼底模式”的发展进程

各方在“诺曼底模式”四边磋商框架下共进行了九次重要会谈<sup>⑤</sup>，冲突双方签署了两份具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即2014年9月5日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和2015年2月12日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亦称明斯克协议II）。由于两份协议中的停火条款屡遭违反，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于2019年10月提出政治解决顿巴斯地区

<sup>①</sup> 联系国协定（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是欧盟和非欧盟国家之间签署的一种协议，在许多情况下，与欧盟签署该协定的国家将会成为欧盟成员国。乌克兰与欧盟分别在2014年3月和6月签署了《乌克兰—欧盟联合协议》的政治和经济部分，双方议会在同年9月同步批准了该协定。

<sup>②</sup> “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1944年6月6日，二战中美英等盟军近300万人在法国西部诺曼底登陆，使德军彻底陷入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模式，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此后，西方国家经常在这一天举行纪念“诺曼底登陆”的高层外交活动，俄罗斯也经常受邀参加。

<sup>③</sup> “诺曼底模式”一词由美国记者拉玛·索菲亚·拉什迪（Rahma Sophia Rachdi）首次提出，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援引了这一表达，自此“诺曼底模式”被官方媒体广泛采用。

<sup>④</sup> François Hollande, *Les leçons du pouvoir*,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2018, p. 53. 此处提及的新任乌克兰总统是于2014年5月赢得乌克兰总统选举的彼得·波罗申科。

<sup>⑤</sup> 2014年6月6日，“诺曼底模式”启动；2014年9月5日，诺曼底会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签署了明斯克协议；2015年2月11~12日，诺曼底会谈在白俄罗斯举行，签署了新明斯克协议；2015年10月2日，巴黎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无具体进展；2016年10月，在德国柏林召开“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无具体进展；2017年2月18日，在慕尼黑举行“诺曼底模式”部长级会议；2019年12月9日，“诺曼底模式”巴黎峰会实质上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保持了缓和对话的进程；2022年1月26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了“诺曼底模式”四国会谈；2022年2月10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了“诺曼底模式”四国会谈。

武装冲突的方案，即“施泰因迈尔模式”，两个月后的“诺曼底模式”四国首脑峰会正式将这一模式列入乌克兰立法改革日程。直到危机全面升级的前夕，2022 年 1 月 26 日和 2 月 10 日，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各国代表还为缓和局势与降级矛盾，在“诺曼底模式”框架下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致力于政治磋商解决危机的“诺曼底模式”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见表 1）。

表 1 “诺曼底模式”的主要发展过程和核心内容

序号	核心事件	时间	地点	参与方	主要协议内容
1	“诺曼底模式”首次会谈	2014 年 6 月 6 日	法国诺曼底	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首脑	非正式会谈，试图解决顿巴斯冲突问题。
2	签订明斯克协议	2014 年 9 月 5 日	白俄罗斯明斯克	俄罗斯、乌克兰为签署国，德国、法国、白俄罗斯为监督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权代表为缔约方	确认双方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确认接受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OSCE）对停火的监督和核查；通过一项乌克兰法律，给予东部两“共和国”法律上的特殊自治地位；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和被非法羁押者等。
3	签订新明斯克协议	2015 年 2 月 12 日	白俄罗斯明斯克	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首脑	落实 2014 年明斯克协议，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双方立即停火，建立安全区，交换人质，从前线撤出所有重武器，并派遣国际核查人员监督核查。
4	“施泰因迈尔模式”	2019 年 10 月	白俄罗斯明斯克	乌克兰、俄罗斯与欧安组织三方联络小组（TCG）	呼吁给予乌克兰东部被占领领土特殊地位和地方自治。
5	“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	2019 年 12 月 9 日	法国巴黎	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首脑	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冲突地区局势；采取措施落实明斯克协议的各项政治条款；各方要求其政治顾问和外交部长确保已达成的协议得到落实等。
6	“诺曼底模式”四国会谈	2022 年 1 月 26 日	法国巴黎	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外交谈判代表	重申各方应无条件遵守停火协议，并加快推进明斯克协议的实施，由于各方分歧较大，磋商无果。
7	“诺曼底模式”四国会谈	2022 年 2 月 10 日	德国柏林	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政府顾问代表	此次会谈旨在调解乌克兰危机，控制危机升级，但俄乌双方均表示此次会谈未能取得突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二）“诺曼底模式”的主要特征

“诺曼底模式”主要体现出三个特征。第一，在这一模式框架内举行包括领导人直接会晤在内的高级别政治会谈。2014年西方面临是否要与俄罗斯决裂的抉择，法国邀请普京参加庆祝“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从而为俄乌和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并在“诺曼底模式”框架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会谈，虽然并非每次都有成果，但却以领导人和政治代表直接会面的形式为政治解决冲突留存了空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多次公开表示，“诺曼底模式”是唯一以和平方式解决俄乌冲突的框架<sup>①</sup>，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第二，欧安组织按照该模式框架达成明斯克协议监督停火协议和选举。在“诺曼底模式”框架下，长期缺乏“用武之地”的欧安组织却出人意料地重现生机，迅速建立“乌克兰特别监督任务”（SMM）等核心制度安排，成立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团（MSOU），赴顿巴斯地区实地履行监督职责。特别是2014年的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瑞士外长伯克哈尔特积极协调诺曼底四方（德、法、俄、乌）和欧盟、美国的关系，提出为局势降温的“路线图”，进而建立由欧安组织、俄罗斯和乌克兰组成的三方联络小组，发挥了具体的协调作用<sup>②</sup>；欧安组织划拨资金，设立了一支配备无人机、摄像和通信设施的能够了解顿巴斯实时动态的监督队伍，实时落实诺曼底政治对话成果<sup>③</sup>。

第三，法、德两国是这一模式框架的居中协调者，该模式虽由法国发起，但德国发挥的作用更加关键。法、德这两个核心欧洲国家引导和塑造了欧盟和北约的乌克兰政策立场，获得了美国的委托性授权，并压制了中东欧国家和乌克兰的反对意见，通过“诺曼底模式”同俄罗斯保持接触。在“诺曼底模式”形成的

---

<sup>①</sup> “Ce dont François Hollande et Vladimir Poutine ont parlé à huis clos”. <https://www.france24.com/fr/20141206-hollande-poutine-rencontre-moscou-crise-ukraine-livraison-mistral-france-russie>,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Elysée, “Déclaration à la presse de M. François Hollan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ur les accords de Minsk concernant l’Ukraine et sur le conflit syrien”. <https://www.elysee.fr/francois-hollande/2016/10/20/declaration-a-la-presse-de-m-francois-hollande-president-de-la-republique-sur-les-accords-de-minsk-concernant-lukraine-et-sur-le-conflit-syrien-a-berlin-le-20-octobre-2016>,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sup>②</sup> Grau Heidi, The 2014 Swiss OSCE Chairmanship: Between “Routine” and “Crisis”. In: 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 IFSH ed. OSCE Yearbook 2014. Baden - Baden: Nomos, 2015, pp. 25 - 40. [https://ifsh.de/file-CORE/documents/yearbook/english/14/Grau-en-2014\\_S.pdf](https://ifsh.de/file-CORE/documents/yearbook/english/14/Grau-en-2014_S.pdf),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sup>③</sup> Andrey Zagorsky, “The OSCE, Ukraine, and Peace Process”,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cs-and-comments/comments/the-osce-ukraine-and-peace-process/>,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初始阶段，法国作为发起国获得德国的积极响应，自 2015 年起，德国的领导作用逐渐凸显，德国总理默克尔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达成 2015 年 2 月新明斯克协议的“13 点计划”，同意采取措施结束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2019 年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希望通过给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特殊地位”的方法来化解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争执。总体来看，德国而非法国在制定与实施欧盟对俄关系议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在德国的两位国际关系学者看来，“这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扮演主要角色”<sup>①</sup>。

整体来看，由法国倡议，法、德两国共同开创的“诺曼底模式”带有鲜明的制度主义色彩，俄、乌当事双方能在法德的协调下坐在一起会谈，并达成关于顿巴斯地区停火和选举等事宜的明斯克协议和新明斯克协议，并由欧安组织进行第三方监督，延用了 1975 年《赫尔辛基协定》签署后欧洲长期倡导的危机处理方式。

## 二 “诺曼底模式”运行的内外因素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西方并未同俄罗斯彻底“翻脸”，法、德两国站出来推出“诺曼底模式”，确立以外交方式解决顿巴斯问题的缓和基调。“诺曼底模式”是欧洲主导的解决冲突理念的产物。对于法德两国的“主动作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高级研究员卡德里·利克指出，欧洲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有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式，即源自于现实主义均衡理论的“法国模式”、根植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的“德国模式”，以及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考量、盛行于北欧和东欧国家、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措施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立陶宛模式”。极不信任俄罗斯的“立陶宛模式”在 2014 年后未能主导欧洲的对俄政策，法、德两国主张与俄罗斯进行和解的模式成为欧洲的主导性策略。但法国与德国的动机有所不同：法国提议设立“诺曼底模式”是“经典的地缘政治平衡术”，法国不在意与俄罗斯的价值观念差异或者其民主问题，而是认为在中美战略博弈的情况下，欧洲需要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努力使俄罗斯向欧洲——有时只是法国——的

<sup>①</sup> [德] 乌尔里希·克罗茨、[德] 约阿希姆·希尔德：《锻造欧洲：法国、德国和从〈爱丽舍宫条约〉到 21 世纪政治的嵌入式双边主义》，赵纪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 页。



立场靠拢”；德国希望保持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则是因为信奉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而且从德国统一的经验出发，它坚信对话和合作能够消除分歧，并实现俄罗斯与欧洲的“规范性趋同”（normative convergence）<sup>①</sup>。

在观察家看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法德两国坚持与俄保持接触对话的重要原因。德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2013年超过6000家德国公司活跃在俄罗斯市场，德国国内约30万个工作岗位涉及同俄罗斯的合作，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机器和技术设备供应国，俄罗斯则是德国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朔尔茨总理上台伊始，面对美国政府的压力，坚持建设的连通德、俄两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是经济项目，而非地缘政治工程。2016年，时任德国外长兼欧安组织轮值国主席施泰因迈尔曾直言不讳地说，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德国学者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关系决定了德国在欧盟对俄外交中的轴心作用与话语权，它也是施泰因迈尔将德国的角色定位为欧洲“首席促进官”的“底气”<sup>②</sup>。尽管法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没有德国与俄罗斯之间那样密切，但它也是俄罗斯在2013年仅次于德国和意大利之外的第三大欧洲贸易伙伴。2014年8月，俄罗斯为应对欧盟经济制裁，禁止进口欧洲农产品，作为农业大国的法国有37%的农产品出口受到影响，肉类产品在2014年的出口额较上一年下降82%，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等农业大区受到严重冲击<sup>③</sup>。法国、俄罗斯两国国防部长于2011年年初签署的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BPC）购售合同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先是搁置，最终不得不于2015年彻底取消。时任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尴尬地承认，这两艘舰艇“鉴于俄罗斯的行动，我们无法完成交付”，因此造成的“就业和经济问题的确存在”<sup>④</sup>。

2022年12月，“诺曼底模式”的两位核心创始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分别接受德国《时代周报》和乌克兰《基辅独立报》采访，道明了德国、法国主动协调俄乌矛盾的第三点动因：2014年达成明斯克协议是

① Kadri Liik, “Russia Policy after the US Electi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ecfr.eu/article/russia-policy-after-the-us-election/>,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② Patricia Daehnhardt,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Euro - Atlantic Order: Assessing the Dynamics of Change”, *German Politics*, 2018, Vol. 27, No. 4, pp. 516 - 538.

③ Robert del Picchia, Josette Durrieu and Gaëtan Gorce, “Les relations avec la Russie: comment sortir de l’impasse?”, Sénat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5 - 2016, October 7, 2015, p. 72. <https://www.senat.fr/rap/r15-021/r15-0211.pdf>,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④ Le Monde, “L’annulation de la vente des Mistral à la Russie, une mesure crédible?”. [https://www.lemonde.fr/europe/article/2014/03/20/1-annulation-de-la-vente-des-mistral-a-la-russie-une-mesure-credible\\_4385565\\_3214.html](https://www.lemonde.fr/europe/article/2014/03/20/1-annulation-de-la-vente-des-mistral-a-la-russie-une-mesure-credible_4385565_3214.html),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为了给乌克兰争取时间”。默克尔在回答德国记者尖锐的提问时说：“正如你今天所看到的，它（乌克兰）也利用这段时间变得更强大。2014 年和 2015 年的乌克兰可不是今天的乌克兰。正如你在 2015 年年初杰巴利采沃（位于顿涅茨克州顿巴斯的铁路小镇）之战中所见，当时普京很容易攻克它们。我非常怀疑北约国家当时能否像现在这样帮助乌克兰。”<sup>①</sup> 鉴于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冲突全面爆发，默克尔和奥朗德迫于西方舆论指责其“绥靖”的强大压力，他们此时的表态更像是对自己当时决策的辩解。很明显，在当时的形势下，德、法两国领导人拥有更宽松的空间来综合考量多种因素，以采取相对平衡和稳健的对俄政策。

除了上述与法国、德国相关的内部动因外，“诺曼底模式”能够“冻结”俄乌冲突八年之久，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的外部条件，即无论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当事方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是北约盟主美国及其盎格鲁-撒克逊亲密盟友英国，以及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都没有反对“诺曼底模式”，或是强势挑战法、德两国的主导地位。

首先，美国、英国并未准备直接军事干预乌克兰。在 2014 年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联邦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听从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和俄罗斯、乌克兰、欧亚地区国防安全副助理秘书艾芙琳·法卡斯（Evelyn Farkas）的建议，未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而是主要以制裁作为美国对俄罗斯行为的回应<sup>②</sup>。而对俄罗斯一向强硬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欧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认为，当时“普京成功预测到，只要他偷偷地、试探性地以温水煮青蛙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攻击，锤子就不会落在他头上”<sup>③</sup>。但奥巴马不愿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他的态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想法一致，认为冲突应当以外交方式解决，美国应

---

① “Es gibt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Diktatfrieden, den ich wie viele andere nicht will, und freundschaftlich offenem Gespräch miteinander”, *Die Zeit*, Nr. 51, December 8, 2022, p. 3.

② Frontline, “Putin’s Road to War”. <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documentary/putins-road-to-war/>, 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③ 纽兰的丈夫、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同她的观点一致，卡根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文称，“保护北约盟国的承诺从来都不意味着排除帮助在欧洲其他遭受攻击的国家，就像美国及其盟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巴尔干地区所做的那样，美国及其盟国本可以抵制旨在控制或夺取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土地的军事行动。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和民主世界在 2008 年或 2014 年像它们对俄罗斯最近使用武力作出的反应一样，当时普京的军队甚至会比现在的更弱，尽管它们一直伸出援手，以防俄罗斯控制这些地区。” Robert Kagan, “The Price of Hegemony: Can America Learn to Use Its Pow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4-06/russia-ukraine-war-price-hegemony>, 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与默克尔的对俄政策协调一致<sup>①</sup>。“韧性”和“不做蠢事”是奥巴马政府的两条外交原则，正如在2011年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期间，奥巴马就一直努力让美国扮演“幕后领导”的角色<sup>②</sup>。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奥巴马同样委托授权德、法两国和欧安组织，认可法、德两国提出的“诺曼底模式”，没有过度参与这一外交进程<sup>③</sup>。特朗普和拜登相继接任美国总统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奥巴马的乌克兰政策。当然，美国也没有袖手旁观，纽兰在2021年接受《基辅邮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官员参与了一套“与‘诺曼底模式’平行的进程”，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后台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传达讯息并协调立场，“如果整个进程发生实质性改变，有了新的形式，我们就准备提供帮助”<sup>④</sup>。英国虽然对法、德两国主导欧洲对俄政策心存不满，但依然与美国保持一致。时任首相卡梅伦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普京在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活动中建议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但他与奥巴马皆认为给如此重要的仪式蒙上阴影并不合适，不过很高兴英国和美国能够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在德国（法国在很大程度上起辅助作用）开启潜在交易之际，英美仍能保持对俄罗斯施加压力<sup>⑤</sup>。

其次，俄罗斯认可政治对话。“诺曼底模式”保持了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与法国、德国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话，并使自身免于遭受来自欧洲的严厉制裁。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顿涅茨克共和国”（DNR）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会谈，顿涅茨克当局领导人丹尼斯·普季林（Denis Putilin）称，“美国的参与只会使谈判进程复杂化，决策将更加延迟”<sup>⑥</sup>。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俄方不愿让美国真正参与到这一俄欧主导的外交进程之中。2015年俄外长拉夫罗夫被问到奥巴马是否应加入四方会谈时，他表示“诺曼底模式”是法国总统奥

---

① Niklas Helwig, “Germany in European Diplomacy: Minilateralism as a Tool for Leadership”, *German Politics*, Vol. 29, Issue 1, 2020, p. 35; George Packer, “The Quiet German: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Angela Merkel, the Most Powerful Woman in the World”.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12/01/quiet-german>,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② 赵晨、赵纪周、黄萌萌：《叙利亚内战与欧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③ Andrey Zagorsky, “The OSCE, Ukraine, and Peace Process”.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the-osce-ukraine-and-peace-process/>,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④ Interfax-Ukraine, “Nuland: US ready to participate in Normandy format, in parallel process”. <https://archive.kyivpost.com/ukraine-politics/nuland-us-ready-to-participate-in-normandy-format-in-parallel-proces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6日。

⑤ David Cameron, *For the Record*, London: William Collins, 2019, pp. 520-536.

⑥ “DNR has opposed Obama’s participation in the Normandy format”. <https://persona.rin.ru/eng/news/105468/t/dnr-has-opposed-obamas-participation-in-the-normandy-format>,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朗德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奥朗德<sup>①</sup>。俄罗斯更愿意接受“诺曼底模式”，因为它安排了跟欧盟相比“没那么令人厌恶”的欧安组织在乌克兰开展观察行动。欧安组织工作遵循共识规范，而且，俄罗斯对其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样俄罗斯领导层至少可对欧安组织的人员任命和具体行动保留控制权<sup>②</sup>。而且，俄罗斯对“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文本是比较认可的，普京在 2022 年 2 月 21 日的全国演说里还说到“俄罗斯竭尽全力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2015 年 2 月 17 日第 2202 号决议而斗争，该决议巩固了 2015 年 2 月 12 日为解决顿巴斯问题的明斯克一揽子措施”<sup>③</sup>。

再次，乌克兰方面由于军事失利，没有拒绝法国、德国的居中协调。波罗申科在 2014 年 5 月当选乌克兰总统后，接受奥朗德的邀请，赴法国参加了诺曼底领导人峰会，与普京直接会面。但他并未放弃全面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的“统一意图”，派出乌陆军 17 个旅的主力在北约顾问指导下东进，从北、中、南三个方向进攻顿巴斯地区，并尝试从俄乌边境包抄分割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乌东民兵。由于俄军在俄乌边境给予乌东民兵跨境炮火支援，乌政府军虽然在战略上收复顿巴斯地区诸多土地，但人员和装备损失极大，因此不得不在 2014 年 9 月与乌东武装签署明斯克协议，双方商定全面停火。不过，和平仅仅维持了四个月，2015 年 1 月双方围绕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接合地杰巴利采沃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大战，实力迅速增强的乌东民兵在战事中占据优势，包围了杰巴利采沃城内的数千乌军。波罗申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赴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与德国、法国、俄罗斯首脑彻夜谈判 16 个小时后签署了新明斯克协议，约定在 2 月 15 日停战。但杰巴利采沃城内的约 5 000 名乌军于 2 月 17 日携带重武器沿 M03 公路向外突围，乌东民兵沿线追击，超过半数逃亡乌军死在公路上，酿成“杰巴利采沃惨案”。此后，乌克兰在军事上难有实力发起万人以上的进攻，因此在政治上没有挑战法、德两国主导的“诺曼底模式”。但是，乌克兰国内不满“诺曼底模式”的人数众多，批评者认为，波罗申科之所以在新明斯克协议上签字是因为“枪指在乌

① “Moscow says issue of Obama joining Normandy Four talks can be addressed to Hollande”. <https://tass.com/world/791008>, 访问时间: 2023 年 5 月 23 日。

② André Härtel, Anton Pisarenko and Andreas Umland, “The OSCE’s Special Monitoring Mission to Ukraine: The SMM’s Work in the Donbas and its Ukrainian Critique in 2014 – 2019”,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No. 30, 2021, p. 26.

③ President of Russia,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访问日期: 2023 年 5 月 26 日。

乌克兰的头上”<sup>①</sup>，当时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波罗申科及其后继的泽连斯基政府不得不继续参与“诺曼底模式”的政治会谈。2022年6月，波罗申科表示，他签署明斯克协议的目的是阻止威胁，或者至少是推迟战争，给乌克兰八年时间来恢复经济增长并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sup>②</sup>。

最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无力违抗欧洲核心国家的意志和解决方案。位处东欧并作为乌克兰邻国的波兰，曾在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时期启动同法、德两国组成的“魏玛三角”协调机制来进行外交斡旋，并对乌克兰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政权施加压力。2014年2月，法、德、波三国外长代表欧盟前往基辅“成功”稳住局势，但其后，由于德、法双方立场接近，而波兰对俄罗斯态度非常强硬，造成三边协调困难的局面，“魏玛三角”模式逐渐让位于德、法联合行动，波兰则缺席“诺曼底模式”<sup>③</sup>。“没有自由的乌克兰就没有自由的波兰”是波兰对乌克兰政策的主要信条<sup>④</sup>，地处欧盟东部边缘的波兰一直鼓动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并游说欧洲各国同意北约接受乌克兰。实际上，波兰曾尝试参与“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2014年10月波兰外长谢蒂纳接受电台采访时强调，法国、德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会谈已经枯竭，需要波兰参与。然而，波兰的激进反俄立场使得俄罗斯根本不会同意它成为调停者中的一员<sup>⑤</sup>，法、德两国也缺乏意愿和实力将波兰强行纳入政治会谈参与者名单，波兰无奈地被排除在法、德的对俄协调外交行动之外，处于欧洲整体政策的“边缘地位”。与波兰立场相似的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深切感到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因此对俄采取敌对态度，但囿于其有限的影响力，它们在明斯克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人微言轻，无法在俄乌之间发挥平衡作用。尽管波罗的海三国未能参与协议谈判，但它们基本认可明斯克协议对稳定局势和引导冲突各方政治解决冲突的重要作用。

① Shaun Walker, “Can Ukraine and Russia be persuaded to abide by Minsk accord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feb/09/can-ukraine-and-russia-be-persuaded-to-abide-by-minsk-accords>,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② “Minsk deal was used to buy Time - Ukraine's Poroshenko”. <https://www.rt.com/russia/557307-poroshenko-comments-minsk-agreement/>,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③ Philippe Doliger, “Le Triangle de Weimar à l'épreuve de la crise ukrainienne”, *Allemagne D'aujourd'hui*, March, 2014, No. 209, pp. 3-16.

④ Pawel Markiewicz and Maciej Olchawa, “How Poland and Ukraine Could Undermine Putin's Imperial Dreams”.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2/21/poland-ukraine-russia-putin-imperial-dreams/>,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⑤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载《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

### 三 “诺曼底模式”的终结：外部条件的变化

“诺曼底模式”开启的四方对话缓和了 2014 年之后俄乌对立的紧张局势，但正如默克尔所说，“人人都清楚冲突被冻结，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sup>①</sup>。法、德两国维持和平、坚守对话立场的动因没有大的变化，马克龙在 2018 年接替奥朗德担任法国总统后，很快就邀请普京在法国凡尔赛进行会晤，双方就俄乌之间的矛盾发表声明，表达“尽快以‘诺曼底模式’再次举行交流”的共同愿望<sup>②</sup>。2021 年年底，顿巴斯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紧急开展穿梭外交，奔波于莫斯科、基辅和华盛顿之间，力求延长“诺曼底模式”的生命以调解俄乌双方的矛盾，并寻求妥协方案。2022 年 1 月 26 日，马克龙邀请德国、乌克兰、俄罗斯三方到巴黎举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在会谈召开的前夜，马克龙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柏林共进晚餐，积极协调立场，说服“德国与法国保持同一立场，即便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确保两国持相同的立场”<sup>③</sup>；会谈当天，四国首脑顾问重申“明斯克协议仍然是‘诺曼底模式’的工作基础，完全支持遵守 2020 年 7 月决定的加强停火的措施”<sup>④</sup>。尽管两周后的 2 月 10 日，四国在柏林举行的“诺曼底模式”谈判非常艰难，但法国驻俄罗斯前大使让·德·格里尼阿斯蒂（Jean de Glinasty）仍然认为，马克龙找到了唯一可能参与谈判的途径，即重启“诺曼底模式”<sup>⑤</sup>。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德国总理朔尔茨在 2022 年 2 月 19 日举行的第 58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曾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乌“放弃

① “Es gibt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Diktatfrieden, den ich wie viele andere nicht will, und freundschaftlich offenem Gespräch miteinander”, *Die Zeit*, Nr. 51, December 8, 2022, p. 3.

② Vie publique, “Conférence de presse conjointe de MM. Emmanuel Macro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Vladimir Poutin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sur les relations franco-russes et sur les conflits en Syrie et en Ukraine, à Versailles le 29 mai 2017”. <https://www.vie-publique.fr/discours/203301-conference-de-presse-conjointe-de-mm-emmanuel-macron-president-de-la-r>,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③ L'échiquier Social, “Emmanuel Macron Reçu Par Olaf Scholz à Berlin”. <https://www.lechiquiersocial.com/%C3%A9v%C3%A8nement/emmanuel-macron-recu-par-olaf-scholz-a-berlin/>,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④ Elysée, “Déclaration des conseillers des chefs d'état et de gouvernement du format Normandie”.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2/01/26/declaration-des-conseillers-des-chefs-detat-et-de-gouvernement-du-format-normandie>, 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⑤ Ju M, “Crise en ukraine: c'est quoi ce format Normandie réactivé par Emmanuel Macron?”. <http://www.lavoixdunord.fr/1138002/article/2022-02-08/crise-en-ukraine-c-est-quoi-le-format-normandie-reactive-par-emmanuel-macron>, 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加入北约”，建议乌克兰“在西方与俄罗斯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协议’中保持中立”，但乌克兰方面已不再听从。泽连斯基直接拒绝了朔尔茨，表示“普京不会相信也不会支持朔尔茨提出的这一协议”，并且乌克兰国内大多数民众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sup>①</sup>。法德两国已经难以说服俄罗斯、乌克兰任何一方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同时，“诺曼底模式”开启七年之后，美英已深度介入乌克兰军事准备工作，它们给予法国、德国的委托授权已悄然失效，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也逐渐远离德、法，靠近美国和北约。可见，德、法两国的内在动力源未变，但四个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

第一，乌克兰无意履行新明斯克协议，对“诺曼底模式”也失去了兴趣<sup>②</sup>。无论是波罗申科政府还是泽连斯基政府，均对法国、德国的强制性调解方式抱有很大怨言，乌克兰从未放弃“全面收复”顿巴斯地区，始终抱有恢复自己在这—地区实际主权的决心。2019年德国提出“施泰因迈尔模式”，要求乌克兰在立法中落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的特殊地位，乌方虽在谈判中作出承诺，但始终没有落实。2019年泽连斯基成立的“人民公仆”党在乌克兰总统选举中获胜后，2021年8月乌克兰内阁批准了《过渡期国家政策》草案，该草案如获通过，将在法律层面上将俄罗斯定位为“入侵者”和“占领国”，反对实施明斯克协议主要内容，反对举行有关东部地区特殊地位的选举<sup>③</sup>，这意味着“诺曼底模式”将彻底失去谈判基础。实际上，乌克兰政府并未完全遵守明斯克协议和新明斯克协议的相关停火规定，乌克兰对顿巴斯自治地区的炮击一直在延续。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2022年1月的报告，2018~2021年，在乌克兰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交火中，80%的平民伤亡出现在这两个地区<sup>④</sup>，这表明，顿巴斯地区主要的平民死伤是由乌克兰政府军的炮火造成的。

① Michael R. Gordon, Bojan Pancevski, Noemie Bisserbe and Marcus Walker, “Vladimir Putin’s 20 – Year March to War in Ukraine – and How the West Mishandled It”. <https://www.wsj.com/articles/vladimir-putins-20-year-march-to-war-in-ukraineand-how-the-west-mishandled-it-11648826461>,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② Le Monde, AFP and Reuters, “Crise ukrainienne: discussions ‘difficiles’ entre la Russie, l’Ukraine, l’Allemagne et la France pour amorcer une désescalade”. [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22/02/11/ukraine-une-nouvelle-reunion-au-format-normandie-et-des-discussions-difficiles-sur-la-crise\\_6113279\\_3210.html](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22/02/11/ukraine-une-nouvelle-reunion-au-format-normandie-et-des-discussions-difficiles-sur-la-crise_6113279_3210.html),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③ Interfax – Ukraine, “Government approves bill on state policy of transition period”. <https://www.kyivpost.com/post/10762>,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④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nflict – related civilian casualties in Ukraine”. [https://ukraine.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Conflict-related%20civilian%20casualties%20as%20of%2031%20December%202021%20%28rev%202022%20January%202022%29%20corr%20EN\\_0.pdf](https://ukraine.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Conflict-related%20civilian%20casualties%20as%20of%2031%20December%202021%20%28rev%202022%20January%202022%29%20corr%20EN_0.pdf),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6日。



2018 年，代表顿涅茨克签署新明斯克协议的亚历山大·扎哈琴科 (Alexander Zaharchenko) 在当地被暗杀；2019 年年底的诺曼底峰会之后，乌克兰政府在多个场合宣布新明斯克协议是无法接受的，应该进行修改或者干脆废除，泽连斯基本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等都一再表示反对此协议<sup>①</sup>；2021 年 5 月，乌克兰国内的亲俄派，曾在明斯克协议签署过程中发挥积极斡旋作用的乌克兰最大反对派“为了生活”党领导人富商梅德韦丘克被乌克兰当局指控涉嫌叛国罪，并遭到软禁。诸多迹象削弱了俄罗斯对乌克兰遵守明斯克协议的信心，虽然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在俄罗斯于 2022 年 1 月陈兵边境后从国会撤回了《过渡期国家政策》表决案，但此时俄罗斯已不再相信乌克兰会在未来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

第二，俄罗斯对法、德两国失去战略耐心，将主要谈判对象转向美国和北约。俄罗斯领导人逐渐放弃了借助“诺曼底模式”来政治解决顿巴斯问题，也不愿与乌克兰进行单独谈判，而是倾向于直接同美国对话，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对俄罗斯的安全诉求作出有效承诺。2021 年 11 月，俄罗斯拒绝同法国、乌克兰和德国举行“诺曼底模式”外长级会谈，俄外交部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多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写给法国和德国外长的信件，将各方分歧全部曝光，俄方表示“拒绝参加作秀式的会谈”。12 月 7 日，普京与拜登视频会晤，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巴乌诺夫将普京的表态解读为“如果明斯克协议不能真正实施，剩下的选项就是武力”<sup>②</sup>。12 月 15 日，马克龙和朔尔茨在提前与泽连斯基会晤后，打算重启“诺曼底模式”，与俄罗斯重新谈判，以便阻止西方媒体大幅报道俄军行动，但普京此时只打算和美国商讨安全问题。12 月 17 日，俄罗斯外交部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三点安全保障要求，包括北约承诺拒绝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拒绝在俄罗斯的边界部署武器或军事力量，并把北约的军事部署恢复到双方签署《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时的态势，即北约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成员国撤出多国战斗群<sup>③</sup>。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认为，俄罗斯需要一个友

① Alexey Gromyko, “When writings on the wall are ignored”.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when-writings-on-the-wall-are-ignored/>,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② Alexander Baunov, “Will Putin Get What He Wants on Ukraine?”. <https://carnegie Moscow.org/commentary/85954>,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③ 参见韩克敌：《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5 期。

好的或者至少是中立的乌克兰，这样的乌克兰不会成为俄罗斯的长期安全威胁。但很不幸，关于新明斯克协议长达七年的谈判只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对乌军援和西方军事教官，只看到乌克兰与北约军事“互操作性”的节节提升<sup>①</sup>。此外，俄方和顿巴斯民兵组织对欧安组织的维和角色也日益不满，顿涅茨克武装“东方营”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 2022 年 5 月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怀疑欧安组织暗中协助乌克兰：欧安组织沿接触线安装了很多摄像头，表面上是为了监测对停火制度的遵守情况，实际上是在向乌方传递关于顿涅茨克武装行动的信息。霍达科夫斯基表示，在亚速钢铁厂内发现的有欧安组织标识的卫星电话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第三，美国从幕后转到台前，接管了西方阵营的对俄政策。无论是奥巴马还是拜登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均公开表示支持“诺曼底模式”，但在美国应对乌克兰问题的工具箱中还有一套“幕后预案”。自 2014 年起，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给予乌克兰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向乌克兰运送进攻性武器，但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进攻性武器就开始涌入乌克兰<sup>②</sup>；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传授游击战术<sup>③</sup>，来自佛罗里达州等地的国民警卫队训练乌克兰军队长达八年时间；在北约专家的指导下，乌克兰到 2021 年基本完成了顿巴斯地区的锥形防御工事城市群（以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为尖，塞弗尔斯克和苏勒达尔为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玛托尔斯克和巴赫穆特为底）的建设工作。

到 2021 年下半年，法国、德国已经无力影响乌克兰的对俄政策，俄罗斯也明确要将美国和北约作为自己的主要谈判对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0 月份表示，为了帮助解决冲突，美国不一定要加入诺曼底四方会谈。对此的另一种解释是，俄罗斯领导层认为欧洲没有必要参与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严肃对话，因为它认为任何此类对话都应该直接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进行<sup>④</sup>。12 月 7 日，拜

<sup>①</sup> Alexey Gromyko, “When writings on the wall are ignored”.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when-writings-on-the-wall-are-ignored/>,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sup>②</sup> [英] 理查德·萨科瓦：《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再次奏响的“愚蠢进行曲”》，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

<sup>③</sup> Zach Dorfman, “CIA - Trained Ukrainian Paramilitaries May Take Central Role if Russian Invades”. <https://uk.news.yahoo.com/cia-trained-ukrainian-paramilitaries-may-take-central-role-if-russia-invades-185258008.html>,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sup>④</sup> Alexander Baunov, “Will Putin Get What He Wants on Ukraine?”.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5954>, 访问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登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据白宫透露，拜登直接告诉普京，如果俄罗斯进一步进攻乌克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将以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予以回应。12 月 17 日，俄向美国和北约发出“三点安全保证”要求，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控制范围，只能由美国指导北约作答。结果是美国和北约拒绝向俄罗斯作出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书面保证，坚持认为“其他国家有权选择或改变安全安排”，阻止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最后希望也“蒸发了”。

第四，波兰等边缘欧洲国家不满法国、德国的对俄政策，更加依靠美国和北约抢夺欧洲外交的主导权。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地缘危机意识远超法国、德国，它们虽然在“诺曼底模式”创立初期无力与法、德两国“叫板”，但并未放弃自发的经济和军事应对准备。比如，波兰自 2014 年起即决定在未来十年内投入 1 000 亿兹罗提（约 240 亿欧元），采购美国的中程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以实现波兰军队的现代化。与此同时，波兰在防务和经济援助领域甩开欧盟和法、德等国，着重以小多边的方式强化乌克兰的实力。2014 年，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在华沙签署协议组建联合部队，联合部队指挥部设在波兰城市卢布林。此外，波兰还向乌克兰提供优惠贷款、官方发展援助，并签署货币互换协定，支持乌克兰的财政稳定<sup>①</sup>。在西方的舆论场上，波兰等国政府不断在欧洲内部营造反俄的政治氛围，自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声言以往包括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的对俄政策是错误的，并一再提醒欧洲警惕俄罗斯的威胁，坚决反对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呼吁欧洲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摆脱对俄的能源依赖。

由于法、德两国对俄罗斯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紧紧依靠北约和美国来推进自己的援乌反俄主张。自 2015 年起，波兰联合罗马尼亚，倡议联合九个中东欧国家组成“布加勒斯特九国模式”<sup>②</sup>，在每次北约峰会前协调立场。该集团近年来将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2021 年 5 月，波兰总统杜达宣布“布加勒斯特九国”要推动随后召开的北约峰会重点讨论“首先是乌克兰的安全问题，它也与中欧所有国家的安全相关联；其次是以形式化的方式向乌克兰指明它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应经的路线图，这是一个根

<sup>①</sup>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

<sup>②</sup> 该模式是由东欧的九个北约东翼成员国组成的集团，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本性的问题，也是乌克兰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sup>①</sup>。波兰等国的政策得到了美国的赞许，但与法、德两国倡导的“诺曼底模式”背道而驰，它们一向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持谨慎态度，担心波兰等国的一些表态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的神经。不过，波兰等欧洲国家的行动和舆论塑造逐渐收到效果，在“狼来了”呼声的一再重复下，甚至德国内部的一些政党，比如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主张也开始向波兰靠拢，要求本国政府重新思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以及德国自身的定位<sup>②</sup>。

## 结 语

“诺曼底模式”是法国和德国就和平解决顿巴斯问题而提出的政治方案，也是它们对俄采取谨慎接触外交的具体体现。但法、德两国缺乏硬实力的支撑，它们要推进“诺曼底模式”，缓和俄欧矛盾需得到外部条件的支持，包括美国的委托授权和英国的袖手旁观、俄罗斯的认可和忍耐、乌克兰的顺从，以及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不公开反对。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德国、法国并非北约领袖，军事实力不足使它们无法单独与俄罗斯抗衡，它们对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的“制约”也要仰仗美国的幕后支持，或者至少是“不作为”。这些现实条件是法、德设计的制度框架得以运行八年之久的前提和保障。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暂时被抑制在顿巴斯地区的“溃疡”最终让俄罗斯失去了耐心，再度复发。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俄罗斯试图通过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来重塑欧洲安全秩序，同时解决俄罗斯的安全空间问题。普京在2月21日和2月24日发表的两次电视讲话中明言，“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随后北约在此部署设施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sup>③</sup>。普京认为，“北约基础设施的继续扩大和已开始对乌克兰领土实施开发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紧邻我国的地区……在我们的历史领土上，将

---

<sup>①</sup> 张海潮：《波兰总统：6月北约领导人峰会将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路线图”》，<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yxfW2YK2j>，访问日期：2023年6月30日。

<sup>②</sup> Patrick Wintour, “Zelenskiy to open Munich summit amid fears of new Russian offensiv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feb/17/zelenskiy-ukraine-munich-summit-russian-offensive>, 访问日期：2023年5月26日。

<sup>③</sup> President of Russia,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访问日期：2023年5月26日。

建立一个与我们为敌的‘反俄罗斯’，它完全受控于外部势力，驻有北约国家重兵而且配备最先进的武器”，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来保卫俄罗斯和俄罗斯民众，除了我们今天不得不采取的办法”<sup>①</sup>。而就俄罗斯对北约和乌克兰的这些批评，法、德两国既不能也不会通过“诺曼底模式”作出政策性承诺。

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与扩大化使得欧洲长期追求的战略自主困境愈发凸显，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安全困境和战略困境迫使欧洲精英们开始重新思考和平衡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关系。在地缘政治的冲击下，德国和法国的角色从冲突的调解人转变为乌克兰的支持者，原有的德、法两国主导的制度性安排无法继续生效，但俄乌冲突在未来终将进入和平谈判和战后维和重建阶段，按照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说法，这场战争总有一天会以谈判结束<sup>②</sup>，那么，改良升级版的“诺曼底模式”依然可以作为终结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选项。美国和不干涉、俄罗斯的认可与忍耐、乌克兰对自身地缘安全身份的正确认知、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停止“煽风点火”依然是政治解决这场冲突的重要外部条件。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离不开法国、德国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也需要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和对话。在未来欧洲安全秩序重塑过程中，现实主义均衡理论的“法国模式”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的“德国模式”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调停促和、升级“诺曼底模式”方面，也许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模式”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胡冰)

---

<sup>①</sup> President of Russia,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访问日期: 2023 年 5 月 26 日。

<sup>②</sup> “Es gibt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Diktatfrieden, den ich wie viele andere nicht will, und freundschaftlich offenem Gespräch miteinander”, *Die Zeit*, Nr. 51, December 8, 2022, p. 3.